

苦多來日少蹉跎
萬金鈴館詞卷一

饒平陳步墀子丹

陳步墀 原著

黃坤堯 編纂

肅詩樓集

汪中題



陳步墀 原著

黃坤堯 編纂

繡詩樓集

中文大學出版社

封面題字：汪中

《繡詩樓集》

陳步墀 原著

黃坤堯 編纂

© 香港中文大學 2007

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，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，不得在任何地區，以任何方式，任何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。

國際統一書號 (ISBN) : 978-962-996-348-4

出版：中文大學出版社

香港中文大學·香港 新界 沙田

圖文傳真：+852 2603 6692

+852 2603 7355

電子郵遞：cup@cuhk.edu.hk

網址：www.chineseupress.com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Buchi (in Chinese)

Edited by Wong Kuan-Lo

©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2007

All Rights Reserved.

ISBN: 978-962-996-348-4

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Sha Tin, N.T., Hong Kong

Fax: +852 2603 6692

+852 2603 7355

E-mail: cup@cuhk.edu.hk

Web-site: www.chineseupress.com

Printed in Hong Kong

前言

黃坤堯

香港自開埠以來，得風氣之先，中西匯聚，思想自由，交通方便，商業繁榮。中國人南來北往，蕃息其間，在殖民地的特殊環境下，往往更成為不同政見者的表演場所，可以容納多元互動的政治理念。例如王韜（一八二八—一八九七）因被清廷通緝而來港避難；孫文（一八六六—一九二五）入讀香港西醫學堂進而醞釀反清革命；此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還有各色的人物和主張，例如買辦、遺老、左派、右派等，有些保守，有些激進，有些中立，有些模糊，各行其是，各為其主。在文學方面，其實也是多姿多采的，無論傳統詩文、白話文學，以至方言書寫，一般都可以自由出版，暢所欲言，甚至在報刊上分佔版面，各領風騷。因此，傳統詩文一直都是香港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，長久不衰。尤其是清末民初時期，古、近各體詩歌的發展還是遠比白話詩、自由詩蓬勃的，這是很多傳統文人抒情寫意的最佳載體。當時香港的詩社雅集亦多，例如一九一六年陳伯陶（一八五五—一九三〇）的宋臺秋唱、一九二四年莫漢的北山堂雅集，分別會聚一大批的騷人墨客，方便大家交流創作，寫出自己的想法，都是島上的盛事。其中繡詩樓主人陳步墀（一八七〇—一九三四）更帶出一種獨有的文化場景，他是清末失意科場的舉子，繼承父兄的產業營商致富，資助宣統皇帝以至太史遺老的活動經費，推動香港的慈善事業；同時又雅好詩文，長袖善舞，急人之難，交納四方賢豪長者。著述甚多，造詣亦高，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初期香港文學史上

一位重要的詩人。陳步墀甚至建構早期香港文壇龐大的交遊網絡，詩札往還，保存很多名家的作品，也是本港豐富的文化遺產。他利用個人的財力，刊行《繡詩樓叢書》三十六種，保留大量清末民初罕見的文獻，弘揚國粹，勸忠教孝，挽救沈淪的世風，具有嚴肅的道德意義，不同流俗。在那個戰雲密佈、風雷激蕩的火紅年代裏，大家高唱革命。陳步墀以悲憫為懷，深具儒佛心腸，認同傳統的價值，帶有濃厚的封建思想。他可能是一個落伍者，甚至是文化上的「逆流」，當然無法得到大家的認同了。戰後《繡詩樓叢書》散佚殆盡，香港、廣州各大學以至公私藏書都不齊備。我透過不同的渠道，目前也只能搜得三十四種，尚缺二種。如果屏除了政治上成王敗寇的概念，甚至文學上新舊的嚴重對立，陳步墀在香港文化上的建設其實恰好代表了少數人的聲音，在過去不大協調的社會裏，擇善固執，負隅頑抗。在我們今日重視多元、尊重傳統、聆聽異見、講求協調的氣氛下，更是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，甚至表現嚴肅的道德意義和人倫思想。

陳步墀傳略

陳步墀，字子丹，一字幼儕；又名慈雲，號雲僧。廣東饒平（今澄海市隆都鎮前溪村）人。同治九年庚午（一八七〇）八月初七日生。父煥榮（一八一五——一九〇九？），字宣衣，號鳳儕，一八五一年在上環文咸西街二十七號鋪開設乾泰隆號，經營南北行出入口米業生意，自購船隻，兼營航運。樂善好施，捐款興學。妻妾三人，曰吳氏（一八一六——？）、劉氏（一八五三——一九二二）、沈氏（一八五三——一九二九）。陳步墀乃劉氏所生，行三，有二

兄。長兄步鑾（一八四三—一九二一），字子周，又名慈覺，一八七一年在泰國曼谷創立陳覺利號，經營出口米業，一八八五年在新加坡開設陳生利行。晚年在家鄉創辦成德學校，並在汕頭購地建屋，推進市政建設。^{〔二〕}目前陳慈覺故居佔地二萬五千多平方米，仍是中西合璧的豪華府第，保存完好，部分地方開放為旅遊區。仲兄步青，早卒。

陳步墀妻妾子孫亦多。據一九〇九年《廣東恩貢卷：宣統己酉科》自述家人資料，^{〔三〕}

妻李氏（一八六九—一八九五），生興邦、孝邦、澤邦。繼室亦李氏（一八七七—一九三一），乃原配四妹。妾吳湘蘭（素心），刺繡高等學堂畢業生，南洋勸業會得最優獎牌。女一，香港庇理羅士女塾學生。孫寵俞（一八九二—？），字庸齋，香港皇仁大書院畢業生；^{〔四〕} 廣年（一九〇六—？）。女孫一。又據一九三五年賴際熙（一八六五—一九三七）〈誥授光祿大

夫子丹陳公行狀〉云：「子五：曰興邦、曰孝邦、曰澤邦，皆原配李夫人生。孝邦先公卒。

曰定邦，側室楊氏生。曰選邦，側室盧氏生。孫四：由齡、庸齋、由勤（廣年？）、由笙。

曾孫四：孚中、用中、時中、振中。女二：長適王，次適許（許振）。^{〔五〕} 又據一九三三年

十二月二十九日所立遺囑，陳步墀將遺產分為五份，「與我的兒子陳立言（興邦）和陳立元

（定邦）、孫兒陳廣喜（庸齋）和陳廣樵（由笙？）及妾侍盧蕙蘭」。又巫采蘭者，工詩，著

《素絢集》，可能也是他晚年的側室。^{〔八〕}

陳步墀幼攻舉業，入讀饒平縣學，從梁松筠（一八六三—一九四一）、王景仁（？—一九〇九？）等遊。先後參加己丑（一八八九）、癸巳（一八九三）、乙未（一八九五）、丁酉（一八九七）、戊戌（一八九八）各年科試，以文章自負，屢獲佳績。其後負笈遊遠方，執業於陳伯

陶、許之珽（一八四七—一九一〇？）門下，可惜科場失意，終以未中鄉試為憾。^{〔九〕}而清廷旋亦廢科舉，乃棄學從商，來港協助父兄打理生意。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皇帝登極，頒布恩詔，特許恩貢府、州、縣學增選優廩生，以納貲得「己酉恩貢生頭品頂戴花翎候選道」，^{〔十〕}雖屬虛銜點綴，惟亦足以為門戶增輝。陳步墀一生忠於清室，以孤臣孽子自居，始終不渝。此外沈迷八股時文，甚至以詩文經課督導子孫女婿，^{〔十一〕}以半商半讀為樂，表現出極端的保守思想。這可能與他長期的教育背景有關，然而亦足以反映一般儒商的心態，樂於因循，害怕改變，希望維持現狀，而不願意社會制度有太大的改革。

光緒三十四年戊申（一九〇八）五月廿三日，廣東大雨，三江暴漲，清遠水災，其後沖決大圍，蔓延及於南海、花山、三水、高要、鶴山、四會及南中順等地，崩塌一百卅圍，危城搖撼，災民遍野。陳步墀成〈救命詞〉三十首，刊於《實報》，呼籲全港同胞籌款賑濟。詩中摹寫災情，例如「桑田四府成滄海，那有樓臺贖兩楹」、「綠林忍下危城術，猶駕長龍劫女兒」、「阿娘纏足難兼顧，覓箇浮缸貯子方」、「木桶飄流有小孩，黃金乞命付書哀」等，生命垂危，懸於一縷，救饑拯溺，亟待援手；可惜還有人趁水打劫，埋沒天良，盜賊行為，尤令人髮指。此外詩中還用了很多篇幅表揚善長，頗寓積極勸世之意，當時上至官紳名流，例如盧港帥（盧押[Fredrick Lugard]，一八五八—一九四五）、陳廣守、張安帥（張人駿，一八四六—一九二七）、蘇星衢、潘佩如、羅寶臣、東華醫院、先施公司、實報館、胡少遽、傅壽宜、蔡心農、吳文軒等；下至商販市民，例如歌者初一福，以至「花叢俠氣」的塘西妓女等，皆出錢出力，協助救災。^{〔十二〕}至於香港婦女界亦舉行賑災賣物籌

款，閨秀李玉芝、葉賢貞（父葉蘭泉為香港廠商會創辦人）、馬慧君、鍾禹庭、彭雪松等則在會場中繡詩義賣，由名人題詩，善長競出高價，在沒有電視的年代裏，表現出最具有風雅特色的賑災活動。其後更繡詩送往廣州、澳門、汕頭等地，賣物助賑。關於賑災情況，陳步墀《繡詩樓詩》卷二、三皆有詳盡的紀錄，以詩存史。這不但使他在香港商界嶄露頭角，同時詩名大振，馳譽省港。他甚至更將原來的齋名「十萬金鈴館」易為「繡詩樓」了。馬駿聲（一八八八—一九五〇）《知神隨筆》云：「香山陳公賡虞，子丹之摯友而南國之富人也，揮金五百，購贈子丹。子丹感其高誼，遂以繡詩名樓。」^{〔十三〕}楊守敬（一八三九—一九一五）則為繡詩樓題額，又為詩集題簽。同年任香港華人慈善團體保良局總理，時主席為曾朝樞。^{〔十四〕}

宣統三年辛亥（一九一）八月，陳步墀率領香港實業團赴日本考察商務兼報聘，從香港出發，經上海赴日本，回程再遊北京、天津。可惜碰上武昌起義，時局劇變，金融市場瀰漫著一片緊張的氣氛，到上海後取消行程，中間因誤船去了一回蘇州，然後就從上海返港了。《繡詩樓二集》卷三〈游吳紀程〉講述全程經過，由十月七日決定動身開始，三十日返抵香港，連同籌備工作，前後共記二十四天，而這些日子剛好就是辛亥革命改朝換代的關鍵時刻。潘飛聲（一八五八—一九三四）〈送陳子丹先生歸粵〉兩首，有「長江潏漾龍蛇影，吸取波光入酒杯」及「輦鼓聲中得句遲，烽煙遍地欲何之」等句，籠罩著濃厚的感舊傷離的氣氛，寫出對國事前途的憂慮，同時也有大亂將臨的寫實感覺。回程在船上與周壽臣（一八六一—一九五九）、陳澤覃、徐燮臣、陳少白（一八六九—一九三四）等暢談。陳

少白自武昌學堂逃歸，述變事尤切。

清室覆亡以後，陳步墀眷懷故國，仍然一心忠於清室，對溥儀（一九〇六—一九六七）捐獻尤多。賴際熙〈誥授光祿大夫子丹陳公行狀〉云：「遭國變後，竄身孤島，足跡不履都會，居恆鬱鬱，若有重憂者。每年萬壽節，^{〔十五〕}必衣冠望闕叩祝。復集合多人，虔備方物，遠致貢獻。值實錄館、東陵捐修，則貢獻尤鉅。屢承傳旨嘉獎，賞頭品頂戴。賜御書『寒木春華』扁額，御書『福』方、『壽』方，寵賚特厚。」^{〔十六〕}一九一九年己未八月初七日陳步墀五十歲生日，溥儀御賜扁額「抱淑守真」、「寒木春華」及御書「福」、「壽」二帖，以為賀禮。^{〔十七〕}陳步墀乃將所住香港大道西乾亨台的「繡詩樓」易名為「歲寒堂」，新輯《寒木春華齋詩》一冊，以表丹心。^{〔十八〕}一九二三年，溫肅上京，召為南書房行走，〈壁庵年譜〉云：「五月啟程赴京，攜麥氏妾、兒必復（溫中行，一九一八—一九八五）、女如昭（一九〇九—一九二八）隨行。過香港，諸朋好有饋贐者，約二千金，一一酬以書畫。陳子丹意獨厚，另酬之。」一九三〇年，溫肅〈陳子丹夫婦六十晉一壽序〉云：「君前朝恩貢耳，官固不高。計年來報效實錄館、宗人府兩處經費，動輒盈千；而貢方物，助陵工，暨萬壽節進奉，歲一行之，未嘗後人。其忠於上也如是。」一九三五年，〈陳子丹墓誌銘〉復云：「余曩以從亡在外，資用常不給，公時濟其困，初第感其用情之厚，及觀其他事，凡關於倫紀風誼、拯災振乏之事，知無不為，其輕重多寡，一準以義，義所當為，雖傾囊不吝。嘗報效實錄館、宗人府及修陵諸費頗鉅。」^{〔十九〕}尊君助人，皆為實錄，由此亦可見生意人厚道保守的性格。

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（農曆七月二十七日），陳步墀病逝，年六十五歲。溫肅撰輓聯云：「小別經年，何期病已彌留，後至幸逢方伯面；論文廿載，要說貧能知我，並時孰似叔牙賢。」^{〔一〕}岑光樾撰輓聯云：「文采風流，自賞孤芳終市隱；顯榮褒大，永懷寒木憶宸章。」^{〔二〕}一九三五年，歸葬增城周伍西阡，賴際熙撰〈誥授光祿大夫子丹陳公行狀〉、溫肅撰〈陳子丹墓誌銘〉。馬駿聲《知神隨筆》載〈繡絲樓〉一文，則以絕句十首哭之。^{〔三〕}

陳步墀的乾泰隆號，原是陳氏家族經營跨國生意的母公司，業務遍及東南亞一帶，當年規模甚大。一九〇〇年，陳立梅（步鑾子，一八八〇—一九三〇）執掌曼谷巽利行的生意，兼營航運及金融。^{〔四〕}一九〇五年，乾泰隆行址文咸西街二十七號鋪在香港政府登記，最早的物業持有人是陳子因（陳宗元），一九一七年所立的遺囑指定由陳立梅承辦。其後在乾泰隆的十一股中，陳步墀佔二股。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因經濟危機重組股權，由十一股改為十六股，陳步墀佔一股。但他仍然控制公司，重要的商業文件大部分都由他簽署。五十年代以後，陳庸齋任乾泰隆船務部經理，僅佔約百分之四的股份。一九七五年，乾泰隆註冊為有限公司，陳步墀的子孫再沒有乾泰隆股份，大部分的股權都轉移到陳立梅的子孫手上。^{〔五〕}

《繡詩樓集》與時代畫卷

陳步墀營商之餘，寫作甚勤，對詩的興趣尤為濃厚，至老不衰。陳步墀編成詩集六種，

其中《繡詩樓詩》二八五首（一九〇九年）、《繡詩樓詩二集》一三〇首（一九一二年）、《茅茨集》五十八首（一九一五年）、《宋臺集》六十二首（一九一八年）、《寒木春華齋詩》五十首（一九三二年）、《有光集》三十一首（一九三四年），共六一六首。又詞集兩種，《雙溪詞》七十二闕（一九〇九年）、《十萬金鈴館詞》三十八闕（一九一四年），共一一〇闕。總名之曰《繡詩樓集》。關於陳步墀的詩集，由於迭經戰亂，散佚殆甚；加以文風交替，趨新厭舊；復以商業社會以現實利害為紐帶，舊朝的文士零落已盡，新朝又迭經世變，子孫復不知愛重，所以知者不多。其實《繡詩樓集》與嶺南詩風一脈相承，雄奇雅健，宣揚忠義之氣，溫柔敦厚，肯定詩教的價值。此外《繡詩樓集》摹寫時事，反映早期香港社會的特有面貌，富有時代氣色，與香港的關係尤為密切。在清末民初大批的寓港詩人之中，深於詩學者固大有人在；但論作品之富，固執善道，表現出頑強的鬥志，不同流俗，陳步墀詩自有其個人風格。陳步墀崛起於二十世紀初期的香港詩壇，可以自成一家，自今視昔，當然更應作適當的評價和定位了。

陳步墀早年（一八九三—一八九八）專注舉業，擅寫八股文，間有詩作，均屬科試應制之什。《半讀堂文存》卷上錄存作品五首，例如〈賦得輝光遍草木〉得輝字五言六韻、〈賦得飛蚊敏捷如花鷹〉得鷹字五言八韻、〈賦得瓶分陶菊夜聯詩〉得詩字五言六韻、〈賦得滿懷忠孝有天知〉得知字五言八韻、〈賦得聖壽宜過一萬春〉得春字五言八韻。^{〔二十五〕}由詩題可見，諸作宣揚忠孝、歌頌君主，完全是直線的思維方式，不容異議，沒有感情思想可言；主考官要求文筆洗煉，結構平正，起承轉合，自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和腔調。這類作

品著重表現寫作的基本功，不見得是真實的抒情言志之作。

陳步墀寫詩約始於三十七歲，起步稍晚，由來港營商至逝世前為止，即一九〇六至一九三四年，詩齡長達三十年之久，大抵皆屬有為之作，有感而發。陳步墀詩反映社會現實，自有寄意，寫出了思想變化的軌跡，其實也是詩人心路歷程最真實的呈現。陳步墀詩古、近各體皆備，顯得比較全面。這些作品分隸六集，大約分為三期，早期《繡詩樓詩》、《繡詩樓詩二集》寫成於壯歲光、宣之際，陳步墀在商場大展拳腳，甚至擬向日本取經，發展乾泰隆的家族生意，長袖善舞，意氣飛揚，救急扶危，寫出懷抱。中期《茅茨集》、《宋臺集》成稿於中年國變之後，中原無主，國家陷入軍閥混戰的亂局之中，憂患交侵，作者頗有避世之意，意欲遠離是非，懷古傷今，感慨蒼涼。晚年《寒木春華齋詩》、《有光集》老成凋謝，酬酢漸疏，洗脫紛華，尤多讀書懷古之什，鵲泣蛩啼，哀音似訴。至於詞集《雙溪詞》、《十萬金鈴館詞》兩種均成於壯歲，傷春悲秋，紅巾翠袖，尤多豔情及悼亡之作，才思敏捷，詞風綺麗。

早期陳步墀詩多寫二十世紀初期的新景象、新事物，擅用七古長歌，振起不凡。例如〈放腳歌為李班君女士昭作〉云：

迷離撲朔走雙兔。支那千載開雲霧。大發慈悲踏地來，觀音身是菩提樹。菩提樹，在西方。自西徂東為誰忙。竭來二百兆女苦，觀音為灑楊枝雨。爾手雖全爾足傷，挺刃殺人猛如虎。潛然一念起婆心。言教何如身教深。刀耶挺耶許我說，願捨骨肉毋相侵。巍峨獨立高千尺。點頭聽法皆頑石。鼓蕩文明震一時，誰謂平

權無善策。我聞如是覺如來。入林把臂心顏開。安得菩提千萬樹，種遍二十世紀之舞臺。

此詩寫於一九〇六年，陳步墀反對纏足陋習，這已是當時社會的共識，不一定是革命家的豪情壯語。全詩多用佛家語，不僅流露菩薩心腸，主要還是體現男女平權的思想，開拓民智。末句揭開二十世紀新時代的序幕，尤為雄放。照相是二十世紀的新興事物，陳步墀喜歡拍照，尤多與朋友合照，隨後題詩其上，表現興奮。〈題照〉云：

學書不成去學劍。一人之敵不足豔。此君書劍學不成。辜負五采章身榮。光學主人為擴照，美如冠玉嗤陳平。昂然九尺食粟耳，一池吹縹何干卿。卿是前生明月身。偶因被謫落紅塵。紅塵撲面三斗俗，白髮驚心兩鬢銀。詩卷無多血嘔盡，杖錢有百醉眠春。素蠻笑我樂天子，多愁多病無其比。萬間廣廈萬丈裘，情深誰不及潭水。憶昔曾游夫子牆。身體髮膚無毀傷。歸來大暢天足旨，生憎此老殊倔強。賜也年來不受命，亦能補短而截長。非有鴻圖震寰宇，但知鶴守凌風霜。如斯碌碌老年華。恍然一夢如飛花。對影自憐空色相，安得遺蛻還仙家。

此詩亦寫於一九〇六年，主要是刻劃自我。前半首的詩人五采章身，誤落紅塵，幸而家境富裕，相當自負。後半首暢述個人的懷抱，大庇寒士，大暢天足，尊師重道，表現「倔強」。詩中提到的素蠻即鄧楚蘭，精於刺繡，集中詩詞屢見，佳人解語，看來還是相互欣賞了。〈胡子春都轉、沈鳳樓、溫佐才、廖子珊三觀察、廊星池太守、張小屏大令同舟蒞

潮汕鐵路開車禮有作》云：

海水迢迢綠靡涯。打船時作浪花排。程途直欲窮千里，歡笑真堪擬六街。不覺客愁新與舊，若添琵琶語妙還佳。如斯行役無多會，拭拂車塵上錦鞋。

這是一首七律，寫於一九〇六年。潮汕鐵路由華僑張煜南等集資興建，一九〇四年九月動工，一九〇六年十月建成通車。陳步墀回鄉觀禮，六街繁華，人山人海，這是當年難得一見的盛會，所以顯得特別興奮。〈振刷精神歌〉云：

懸如衡平臥如尺。以手撥之聲格格。謬巧無他鐵一條，專利美歐皆註冊。山甸吾友琢如君。亦有精神振刷人。惠然贈我一小試，頓知有腳來陽春。竭來我國病夫多。奈有形式無真何。奄奄不絕息如縷，得斯勿藥如嘉禾。韉橋力是之電帶，我已贊頌先吟哦。此物無電如有電，靈通骨節降愁魔。最宜黑籍老猿蹲。跳出沈迷無法門。放下屠刀施振刷，精神奕奕逢義軒。我作短歌紀斯器，勿笑狂生好鼓吹。君不見寰球醫士七十人，齊聲獎譽題名字。

此詩約寫於一九〇七年，振刷意即振作或整肅，寫的可能是一種腳部按摩器，美歐皆已註冊專利。此器能令人精神振奮，可作醫療用途，解救中國眾多的病夫，表出弘願。以上四詩見於《繡詩樓詩》卷一，題材廣泛，視角新穎，富於生活氣息，更有深刻的表現力，令人大開眼界。這些作品明顯是受了黃遵憲（一八四八—一九〇五）的影響，寫出了新思維、

新風格，表現嶺南詩人特有的開放精神。對於現實環境，商人的觸覺一般都很敏銳，深悟消長變化之道，作出明智的抉擇。陳步墀的政治立場雖然保守，但在詩中則通達明理，思考清晰，具有商人一貫靈活的表現手法。

一九〇八年的夏天，三江暴漲，哀鴻遍野，陳步墀寫下〈救命詞〉七絕三十首，刊於《實報》，呼籲賑災。前十首一詩一場景，專寫災民的流離慘狀；後二十首則點名讚揚社會各界的賑災義舉。諸詩編入《繡詩樓詩》卷二，今選六首。

三千兩撥捐廉款，一萬猶提善後儲。正是廣仁同自治，歡傳節帥卹災書。謂張安帥聚財不易散財艱。八萬捐金豈等閒。我為窮民買絲去，家家繡出好眉山。謂蘇星衢東華合賑力肩任。一閱星期七萬金。誰諒炎天沿路勸，口焦足苦幾紳衿。謂東華醫院所求朋友在先施。急難如君勇且奇。獨自乘輪向三峽，五千濟眾莫淹遲。謂先施公司種福堪稱初一名。捐金五十濟群生。不圖拯救同胞說，出自歌喉老大情。謂歌者初一福小娥來好肖英倫。猶有陳泉與玉珍。勿謂花叢無俠氣，好籌主義待斯人。皆以纏頭助賑

〈救命詞〉是陳步墀初登詩壇的代表作，救急扶危，振筆直書，純是寫實的筆法，語言淺白，與黃遵憲「我手寫我口」的主張若合符節，膾炙人口，深獲好評。吳道鎔（一八五三—一九三六）〈繡詩樓詩二集序〉云：「其於詩，好之篤而出之誠摯悱惻也；誠不得已於情而有詩者也。」指出陳步墀詩由真性情流出，成就特大。〈救命詞〉三十首中提到很多老牌的公司和社會上各色人物，第五首寫歌者初一福，捐金而不欲人知；第六首則寫塘西

妓女，首二句共列出五個女子的名字，應該都是當年的名妓了。此外，在同時所作的〈菩薩蠻·八妹校書纏頭助賑，填此美之〉亦特寫八妹以賣笑錢恤災的俠義場面，詞云：

洪流漂出河邊骨。俠風吹上瑤臺月。妾姓是垂楊。白花儂住鄉。徐娘稱妹八。獨有鬚眉夏。惆悵一蟾圓。恤災賣笑錢。（二十六）

《繡詩樓詩》卷三專寫繡詩諸女士，具名者有名媛李玉芝、葉賢貞、馬慧君、鍾禹庭、彭雪松、何秀翹等，帶出省港名流題詩寫字爭出鉅價買繡的熱鬧場面，有陳廣虞、潘治龢、邱逢甲（一八六四—一九一二）、黎國廉（一八七四—一九五〇）等。卷四是一九〇九春初回鄉度歲的作品，摹寫潮汕的歷史山川和人物交往；此外亦多酬唱之作，有韓希琦、楊其光（一八六二—一九二五）、蔡有守（一八七九—一九四一）、黃節（一八七三—一九三五）、梁澐（一八六一—一九一八）、馬駿聲、陳啟輝、謝英伯（一八八二—一九三九）等。卷五亦多與友人唱酬之什，有蕭瓊常（一八三六—一九一五）、邱逢甲、龍朝翊（一八七一—？）、宋彥成、蕭漢傑（一八三五—一九一五）等。

《繡詩樓詩二集》三卷，全屬宣統年間的作品。（二十七）卷一多屬唱和之作，人物交往頻繁。其中七古〈道中古樹廣蔭逾畝，行人便之，忽為強者伐去，詩以誌惜〉一詩寫出環保思想，這是詩人的超前意識，當時教育尚未普及，不是人人能說的。「強者」與古樹對立，古樹完全沒有反抗能力，強弱懸殊，深具反諷意味。

鄉閭樹木如樹人。木可成陰遮人身。愚者愛私不愛樹。旦旦伐之根盡去。古樹長

生不知歲。相傳已在高曾世。幾度栽培雨露霑，百般保護藩蘿閉。滿株青翠自年年。受盡風雷亦未顛。大器晚成因得地，良材經折更參天。果然枝幹縱橫處。陰遍通衢葉無數。綠意齊誇兩腋涼，紅輪弗覺當頭曙。六月炎炎如火時。行人止此喜揚眉。便比甘棠思召伯，且防斲木來工師。何來煮鶴焚琴輩。械撲同傷靡遺類。要他濯濯似牛山，不惜丁丁割人愛。伐木原來自築居。樓臺平地起觀魚。朝惱啼鶯驚好夢，暮藉呼盧挾彼姝。龍鍾父老莫敢言。四顧無人淚暗吞。桑梓久亡恭敬禮，粉榆安有大公論。可憐小樹保難存。枉說扶持障一村。請君試看行人苦，烈日當途尚叫冤。

這首詩說理明白，易於理解。頗有杜甫（七一二—七七〇）〈古柏行〉的韻味，而取材則別出新意。特別是「桑梓久亡恭敬禮，粉榆安有大公論」兩句，借題發揮，深嗟人性淪亡。

陳步墀與日本駐港領事船津辰一郎交情尤篤。一九一〇年〈船津領事席中井手三郎素行與馬小進痛飲，夜闌聯句，秉燭送歸，因呈小進〉云：

亂撥蛩聲下薜蘿。誰將蓮炬送東坡。憑高自覺青天近，對影其如白髮何。今夕有詩傳海外，三更無月問人多。華年事業君堪羨，一卷名山鐵硯磨。小進亦寓山中

又〈船津領事導遊清風樓，觀日妓小奴歌舞感賦〉云：